

东沟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东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5

目 录

阎生堂抗日军的几件事·····	于德润 (1)
记阎生堂抗日军的两件事 ·····	段永堂口述、朱金信整理 (4)
不屈的人——阎生堂·····	陈培林 (7)
我的父亲曹镇·····	曹广善 (14)
阎生明的最后一战·····	朱金信 (18)
李子荣的抗日活动·····	年建屏 (20)
忆李子荣抗日的几件事·····	于德润 (24)
抗日救国军在黑沟乡的几个片断·····	马介夫 (27)
记马占山的几件事·····	单铁成 (31)
智取中兴镇警察署枪支记·····	孙德裕 (35)
大孤山第一所中学的创建及该校师生的 一次反口爱国活动·····	廉维英 (40)
我的老师高香阁·····	郭锦弢 (44)
伪安东县警察统治的几件事·····	年建屏 (47)
“大珠山爱国团”案始末·····	孙德裕 (53)
忆“大珠山爱国团”冤案·····	王洪修 (59)
我所知道的南岗头惨案·····	孙德裕 (63)
伪满的毒品政策·····	年建屏 (66)
龙王庙的解放和敌进我退时的斗争·····	夏玉发 (71)
接骨名医孙华山·····	孙修吾 (79)

我所知道的胡然方·····	孙是家 (83)
忆丹麦传教士聂乐信·····	丛淑玉 (87)
忆大孤山基督教堂孤儿院·····	阎明诗 (89)
大东沟的押会活动·····	郝喜贵 (95)
大东沟早期的木材市场·····	鲍天福 (99)
大东沟的一次大海啸·····	赵乐年 (101)

阎生堂抗日军的几件事

于德润

一九三三年前后，在辽南安凤地区活跃着一支抗日劲旅。他们人数不多，却经常出其不意地有力地打击日寇，威震敌胆。这就是阎生堂和他领导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很受人民欢迎，老百姓都亲切的称他和他的部下为“老阎”、“老阎的人”、“老阎的队伍”。我是一九三一年冬参加抗日军，和阎生堂相识。一九三五年离开老阎的队伍。我要说的，都是我亲历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秋，有一个叫祁文铎的人，带着十五、六人，有十多条枪，常在长安、合隆一带活动。阎生堂就在这个小帮内，是祁文铎手下的炮头。一九三二年春，凤城县大李堡子李子荣，举起抗日的旗帜，建立了抗日军司令部，祁文铎等一些帮头多投奔到李子荣处，一时间，抗日军发展到一千多人。敖希三是旅长，一团长陶乐山，二团长马子范，三团长曹昌新。阎生堂是马子范团的一连长，祁文铎是二连长，关广太是三连长，我在三连当兵。

一九三二年，李子荣带领一千多人去宽甸活动，因军纪不好，特别是李福田团的人，抢劫财物，奸污妇女，惹起民愤。结果，被宽甸县城的地方武装打垮了。李子荣也不知跑那里去了，各团、连都失去了联系。我们三连只剩下三十多人，单独往回拉，走到安奉铁路时，遇到了阎生堂，他拉回

来五十多人。一天上午，我们就一起住在汤山城火车站北约十五里处的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屯子里，阎生堂怕走漏消息，再遭到袭击，派人告诉各户人家，在队伍离开前，只准来，不准往外走人。晚上九点钟，我们过了铁路，走了一夜，天亮时到大李堡子。后来，阎生堂又扩大了一些人，共有八十多人，又从各地起出了两挺原为李子荣司令部卫队插下的机枪，力量壮大了起来。后来，敖希三、李子荣都回来了，也跟着阎生堂的队伍走了几天，但因阎生堂紧紧的把握住队伍，敖希三和李子荣看到自己在阎队施展不开，就离开了。敖希三到了兰州，李子荣也到关里去了。

阎生堂所掌握的这支抗日队伍，始终都是八十人上下，他即不收编、扩大，也不分兵，多是在一起行动。他的这支队伍中，多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还有从南方运军火随船过来的十多人。这些人可靠、老实，听调用。不知底的人他不收。他要求手下的人要一个顶一个，要会打仗。他手下有一个连长，主要办一些安排岗哨等事宜，队伍的一切行止，完全由他说了算。他的队伍武器精良，经常从敌人手中夺得好枪，武装自己，枪多是湖北造，破旧的枪都插下了。行军打仗，他从来不离机枪，他不但会指挥，而且机枪打的也很好。

阎生堂很爱兵，很体贴下情。我们当兵的每月都有八—十四元不等的津贴，官兵吃的一样饭菜，杀猪改善生活时，一般他都是先照看大家吃好，而后他才吃。阎生堂不喝酒，他见我常喝酒，就常劝我，“不好少喝点吗？不能不喝吗？”他好吸烟，我就反问他：“你不好不吸烟吗。”晚上睡觉前，他总是先到各宿舍看一看，而后才去睡觉。

阎生堂的队伍不蹲死窝，住几天就活动活动。他们常去的地方有鹿登沟、杨家、叶茂等地。在无战事时，他组织战士听教官讲用枪的方法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军事常识，或教战士唱唱歌子，也有时战士擦擦枪，下点军棋、象棋。阎生堂的象棋下的满不错，有一次我见他无事，就对他说：“将一军？”阎生堂就说：“好，只将一盘，时间别长了。”

阎生堂的队伍没有炊事班，行军、打仗、住扎，都是在群众家吃饭。有时在那个屯子住的日子多了，就从别的一些村子征要一些粮食给予补贴。我们战士的服装多是自己想办法，不统一制做，大家穿的很随便，也有的穿着缴获的伪军服装。我们的津贴、费用都是从各村摊派征要的，一个村子一个月要给我们一百元，我和宋长义负责到各村去征收这笔军费款。队伍中有一何医生，给战士医治伤病。

阎生堂的队伍打了一些很好的仗。有在盛家堡子击毙日军清水的战斗，有汤山城战斗，有佛老房战斗。这些战斗共击毙日本侵略军三十多人。在汤山城一仗中打死的日本人最多。那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份，伪军郝东坡四十多人，配合日军二十多人，到乡下扫荡，傍晚往回走，到汤山城前的祝家岭，阎生堂的队伍在山上，放过伪军，截击日军，两挺机枪一齐扫射，打死日军十人左右，缴获大枪十支，剩余日军狼狈逃回汤山城。一九三二年三月，日、伪军八十人住在佛老房，我们得知后，半夜行动，天亮前把伪军住的郭姓、季姓两家围住，战斗中俘获伪军十一人，枪十一支。因日军住在于龙祥家，距我们包围的两家一里多地，听我们的枪声后吓跑了。

记阎生堂抗日军的两件事

段永堂 口述 朱金信整理

凤城县杨木乡盛家堡子附近的马道岭一带，群山环绕，树木茂密。一九三四年前后，抗日军阎生堂部队在此地设立六个秘密居住点，经常在这里隐蔽、休整，是其主要活动地区之一。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军从抗日军的一个叛徒口中得知阎生堂所领导的抗日军在马道岭一带的活动情况，驻安奉地区的日军，调集兵力，围剿抗日军。一天下午，安东的日军守备队清水指导官和石井等人，带领日军十多人和公安队二、三百人，从高丽门、汤山城出发，直向马道岭扑来。晚间，清水住在盛家堡子王德才的上屋，他的部下分别住在小黑沟的盛仁奎家和巴巴沟的唐明富家。日军和公安队住下后，强迫老百姓给他们蹿马。有一个叫林德水的，是阎生堂抗日军的人，他在蹿马中察看了日军的人员驻地、岗哨情况后，偷偷地向阎生堂作了报告。阎生堂听到这一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出奇制胜打击日寇的好机会，便决定夜袭盛家堡子。

当天夜里，阎生堂带领队伍悄悄向盛家堡子开去，在凌晨一点多钟，包围了日军和公安队的住地。

战斗打响了，枪声四起，阎生堂队伍的机枪在离王家大院很近的南山顶上，封住王家大院的门户。睡在梦里的日伪军被惊醒后，乱作一团，日军清水指导官急忙督战向外突

围，都被抗日军的火力压了回去。打了二、三个小时，天快放白了，阎生堂见从正门冲不进去，就在王家大院的后墙下面挖了两个一米高一米宽的大窟窿，冲了进去，把清水指导官、石井等六、七个日军打死。

与此同时，在小黑沟的伪军全部被抗日军缴了械，缴获很多枪支、弹药、马匹。

战斗结束后，天已大亮，阎生堂把伪军中七个顽固与人民为敌的汉奸枪毙了。

一九三六年，阴历七月初七日，凤城县红旗大李家堡日军守备队派出伪公安队纪连长带一百多人到处围追阎生堂领导的抗日军。傍晚，天下着小雨，他们便在小石堡子住下，并派老百姓四处为他们借被。其中有四人在下堡小岭前老杨家借到一些被，顶在头上走着，被阎生堂抗日军的战士发现，就把这四人带到阎生堂的住处。阎生堂从借被人的口中了解到伪公安队住在小石堡子李树云家的详细情况后，便吩咐先把借被的人看押起来，而后派四个战士换上借被人的服装，腰里藏着短枪和手榴弹，头上顶着被，大摇大摆地向伪公安队的驻地走去。与此同时，阎生堂率领队伍向李树云家进发，把队伍埋伏在李家门前的高粱地里。顶被的战士走近伪公安队的岗哨时，对哨兵说：“我们是给兄弟们送被的。”岗哨便说：“进去吧。”他们便顺利地通过岗哨。顶着被走进院内。他们看到大多数伪军都住在院里，有些人在赌博，有些人在烤衣服，乱哄哄的。顶被的战士走在屋中问道：“借来的被放在哪里？”正在赌博的一个伪军小队长大声说：“放到炕上吧！”阎生堂的几个战士迅速从腰内掏出手枪和手榴弹，忽的一下子把被扔到炕上的伪军身上，纵身

跳到炕上，大喝一声：“不许动，我们是阎生堂的抗日救国军，把手举起来！”伪军吓的魂不附体，举起双手，乖乖地面向四壁站着。紧接着，阎生堂带着一些战士冲了进来，把伪军纪连长以下一百多人全部缴械，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阎生堂命令战士取下伪军枪支的大栓，枪支仍要伪军扛着。走到石家堡后山岗上，阎生堂叫纪连长跪下，用枪顶着他的脑袋说：“你调到大李家堡子，到处打听我的消息，扬言要在一个月里把我追垮、打垮。今天，你被我抓住了。你已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讲。”纪见此情景，便哀求说：

“阎团长，五连（指大李堡子伪公安队）是你的朋友，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你的朋友吗？”阎生堂听了后，便爽快的说：

“好！你既然想和我交朋友，那你就在明天到河深沟找我，我可把缴获你的东西全部给你。”纪当即答应了，阎生堂把纪和其他俘虏都放了，带着缴获的武器转移了。

第二天，阎生堂在河深沟等候，纪连长没去，只有他的一个当差的去了，告诉阎生堂，当夜纪回到大李堡子后，便被日军守备队扣押。那个当差的走时，阎生堂叫他把纪连长最喜欢的一匹好马牵了回去。后来听说纪连长被日军带到白旗堡处死了。

不屈的人——阎生堂

陈培林

阎生堂（1910——1936），边门乡大东村柞 蓼 柞 树 沟人。

阎在汤山城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升学，十七岁在家种地，有时跟父亲阎振邦出外贩马。十九岁结婚，迁居东沟县长安乡鹿登沟，给孙林当地户。“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安东造纸厂当工人，回到家里，向家乡人述说日寇的野蛮专横和中国军队的无能，决心抗日救国。一九三二年一月，秘密串通土绅薛仁谦的长工，缴了三支看家枪，投入东北抗日义勇军李子荣部队当了一名班长。

一九三二年，日寇纠集了大量兵力，对凤、岫、安三角地区抗日军实行大扫荡。三月，伪靖安军炮兵刘作舟部向驻红旗街的抗日军李子荣部攻击，团长陶乐山投降，阎生堂由陶部带出四十余名爱国青壮年随李子荣北撤，由宽甸去新宾，投靠东北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司令李春润，李春润很注重对青年军人进行爱国主义和军事素养的教育和培训。阎生堂等在参加李部培训期间，深受李春润器重。他射击技术高，步枪、手枪百发百中，有军事才能，主张迎敌作战时，先打敌人薄弱部分，主动向敌人进攻时，先打敌人的首脑部分。李春润嘱咐李子荣选拔青年给阎生堂单独编队，加意训练，相机使用。李子荣部在新宾与日伪军三次战斗中，有两次是

因阎生堂的突然出现，奋勇冲杀而转败为胜。因战斗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团长，这时，他年仅二十三岁。

阎团本部设参谋、军需、通讯等，加上由各队抽来的新兵，经常保持三十左右人，兵力少而精悍，战斗力很强。新兵刘才，胆大心细，在阎生堂指挥下，他身穿便衣，腰插镰刀，潜入安东警察队，扛回两支带刺刀的三八枪，不久被派到大队里当分队长。他的亲弟弟阎生明，要求当兵抗日，他只许弟弟跟队伍学习。一天早晨，弟弟在他在外面散步时，向他要求把自己编入队伍，他抬手一枪，打落树上一只麻雀，对弟弟说，对敌人作战不是好玩的，你学习一段再说。不久，他父亲被伪警察绑去毒打，要其父把阎生堂找回来。老人找到了阎说：“你回去也会被鬼子害死，我想把你媳妇迁走，你就安心打鬼子吧。”阎生堂派出小部队保护父亲和全家由窟窿山乘船过海逃难，老人有意留下次子阎生明抗日，阎生堂默默地把弟弟带到门外，把手枪交给弟弟，阎生明同样举手一枪，打落一只麻雀。他先让弟弟在团部做通讯兵，以后由副官提升大队长。至三六年，阎团战斗中牺牲分队长以上骨干百余人，由于阎生堂平时选拔，培训及时补充任职，加之军纪严明，秋耗无犯，使这支队伍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建团初期仅有八十余人，最盛时期达六百余人。下分四个大队，除有大的战斗全队行动外，平时阎生堂有计划的轮换带一个大队行动，边行军边整顿。二大队有个叫徐殿臣的，原是小邦土匪炮头，调戏妇女屡教不改，阎生堂在带二大队行军中，把徐叫出队列，历数其罪恶，下令队前枪决。

军饷和军械来源，主要是来自对敌作战缴获，一部分来

自大户的助饷。

阎生堂本人作风严谨，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上严以律己。他带出的部队，作战勇敢，群众纪律好，群众给啥吃啥。住宿时，在地下打草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一九三三年七月，李春润由救国会运来军火，日寇调集重兵围剿。李春润率部由三义庙向大李家堡子转移中，被日伪军围困于塔子沟。奋战中身负重伤，形势危急，阎生堂闻讯迅速赶来，向敌人展开猛烈冲杀，李部亦趁势奋起猛攻，日寇百余人尸横塔子沟，指挥官小村少佐也中弹丧命。李春润称赞阎生堂是个象样的中国人。他临渡海医伤时决定，给阎团两挺重机关枪，使阎生堂如虎添翼。

八月，敖希三部与日寇藤田大尉率领的日伪军在二道洋河遭遇，双方都有三、四百人，激战七小时，阎团闻讯赶来支援，阎生堂亲自查看了地势，率本部跑步十五里，转到藤田侧后，展开猛烈冲击，藤田仓卒中调动部队迎击时，头部中弹身亡，日伪军迅即败退。

一九三四年春，抗日活动日益艰苦。敖希三弃队入关，部队各自离散，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纷纷向阎团靠拢。这时候，日寇使用大部队对抗日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地方上加强了警察统治，人民外出要向警察署报告，编保甲，实施连座法，谁家有义勇军的必须取保找回，如不找回就以匪属剿灭全家，那里有义勇军不报告，就以通匪治罪，凡与抗日军接触和供抗日军饭吃的，都以通匪治罪。给抗日军活动造成很大困难。阎生堂分析了当时形势，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活动方案。

摸敌人规律，主动打击敌人。一九三四年秋，探知人李

家堡子一个日本小队率伪军近百人，要经莫家堡子奔白旗，阎生堂带队在莫家堡子山上封锁了消息，为歼敌方便，在住家的窗口支上机枪，群众害怕报复，要求转移地点打，时间虽然仓促，他还是率部跑步三里，埋伏在小岭山。等前面的伪军过完，一阵机枪响加刺刀拚杀，十几名鬼子倒地，把小队长西山用绳穿了鼻子，带走了一个多月，要这个鬼子给板津写信，用枪支弹药赎回他的狗命，等日寇忍痛满足了抗日军的要求，阎生堂认为，西山已经知道了不少抗日的活动路线，放了不利，还是把他枪决了，以防后患。

行动迅速神秘，使敌人抓不到踪迹，把被打死日军的衣服剥下来，穿在自己的战士身上，在敌人大肆搜山时用旗语和搜山的日伪军捉迷藏，机智的躲过多次遭遇战，有时也亮出队伍，给敌人造成错觉，使其往返徒劳。如早晨故意摆出队伍，由邵家堡子，走叶茂房奔三级台，日伪军的追击部队不到两个小时，就出现在后面，打听群众，阎生堂确由此路过，日寇除督催部队加紧追击，电令驻老虎洞和鸛鹑窝的日伪军，马上组织堵截。岫岩、大营子等地要道派兵把守。折腾了三四天，连阎生堂的影儿也没看见。原来阎团过了三级台，就由树林中上山转回邵家堡子，安安静静休整了七天。

威震敌胆。一个姓赫的连长带一连伪军，晚间到陡岭子下面刘长富、李春生、石明阁三个大院宿营，叫人到下面的韩家堡子借被，这事被正在韩家堡子宿营的阎生堂发现，他派人把三个借被的群众叫到屋里吃饭，自己带两个卫兵扮做借被的群众趁黑摸掉岗哨进了石明阁大院，伪军正在赌钱，阎生堂把脸一沉说，缴枪吧！当伪军排长还说别误会的时候，阎生堂说一点也不误会，我是阎生堂，一排伪军乖乖的

放下武器被赶进一间屋子，派一名卫兵看管，又进了李春生家的院子，一个伪军在房门口打了一枪，阎生堂抬手一枪把他打倒，登上台阶报了自己的名字，伪军连长早知道鬼子称他“阎王”的厉害，立即下令全排缴枪。这时，后续部队已经赶到，刘长富家的一排伪军，一听阎生堂来了，一枪没放，撩臊子爬上陡岭子奔石安逃走，比兔子跑的还快。

突击。阎部队打多了，缴获的武器用不了，就找可靠户插起来。机枪组长马永成的哥哥马永魁住在盛家堡子，阎生堂通过他在山上插了一挺机枪，当时只有阎生堂、马氏兄弟和团部一名分队长知道，这个分队长在战斗中被俘，熬不住敌人的毒打，招出了插机枪的事，日寇清水指导官率队到盛家堡子起枪，把马永魁吊在房梁上毒打，企图知道阎团更多的活动。当晚，阎团战后将杨木转移和尚沟，派马永成回盛家了解敌情，得知后，跑步回和尚沟汇报，阎生堂因考虑白天战斗疲乏，下令三点出发，四点到达，摸掉两道岗哨，到王家大院门口，一个日本哨兵开了一枪，把大门关上，阎见到大门进不去，立即下令布置在山头的重机枪居高临下，向院内射击，他带领突击队顺大墙转到后面，把大墙拆了一豁子，院内的清水正指挥部队，全力应付前面的攻击，阎生堂由后门闯进来，手起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五十多名突击队员，一齐动手，把敌人由桌子底下、柜后、牛槽底下，一个个拉出来杀掉，救出马永魁，处决了叛徒，仅用了四十分钟，天闪亮向沟外整队走了二里，钻进树林子转到盛堡子后山开始休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杀死他十多名侵略军，打散一个连伪军的阎生堂，任凭他们翻天覆地的搜查，却连窝也没动的休整了三天后安全转移。

一九三五年，苗可秀领导的抗日军又重新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和阎团发生战斗联系，苗可秀被捕遇害，赵侗接替铁血军总司令职务。十一月，阎生堂参加了赵侗和白君实在葛藤峪召开的各部抗日军会议。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成立抗日军辽南临时政府，阎生堂任第一路指挥兼行政长官，辖区为：凤城二、三、六、七区，庄河东部，安东县，共计一百三十万民众。这时候，日寇不但加紧了分区搜山，而且实行了归屯并户政策，把山沟零散住户的房子全部烧光，加紧收买特务和密探，到处查访抗日军的下落，日伪军大部队的围追堵截和地方警察统治更加残酷，抗日军分散活动，已有很大困难，赵侗弃队去北平后，他就和白君实一起竭尽全力领导凤、岫、安、庄地区的抗日斗争，把兵力集中起来和敌人展开拚死战斗。

一九三六年五月，阎生堂一、二、三、四大队，在现在的汤河向日伪军七百余名进攻，缴获步、手枪三十余支，子弹三千余发。

六月，在大堡全歼日伪军三十人，缴步枪三十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万发。

七月，阎生堂会合白君实，夜袭沙里寨，打死打伤日寇野口以下二十余名，缴步枪二十支，子弹四箱。

八月，阎生堂会合白君实，赵庆吉拂晓占领龙王庙，缴步、手枪四十余支，子弹三千发。

十月，会合白君实，在岫岩砬子沟，打死日寇指挥官带尾。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在殊死拚杀中大批抗日骨干分子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惨遭杀害。

十二月，在岫岩王宝沟，阎生堂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

议，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形势，说明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来，抗日就会胜利的道理，并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还活着，说不定明天谁就会被敌人杀害，我们不做亡国奴是肯定的，今后战斗会更加残酷，对在战场上负伤的弟兄，能背走的就尽量背走，伤太重不能背走的，请弟兄们补上一枪，早晚总是死，免得被敌人抓去活活折磨死。

一位为阎生堂送情报和筹备军饷的外线人员叫刘忠义，是沙里寨诗雅甸人，三六年秋，被日寇抓到岫岩杀害。诗雅甸伪村长那殿青，趁机以刘忠义欠他钱进行敲诈，把刘家的大车和毛驴全部拉走，刘忠义的儿子刘庆福找到阎生堂哭诉，并要求借枪报仇，阎生堂向他讲了只有打鬼子才能过安生日子的道理，给了刘庆福六百元钱，让他把家属送走，然后再共同抗日，刘庆福回来找亲属姑舅大爷李麟阁商议往北（吉林或黑龙江）搬家，李麟阁是大甸子伪村长，已经当了汉奸，他套知了阎生堂的活动情况后，立即向驻白旗的日军打了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驻鸡冠山、凤城、杨木、白旗、大营子（当时属凤城）的日伪军约两千人，把阎生堂驻地（沙里寨自兴村庙台沟），包围得水泄不通，阎生堂率十五人在山上独户人家正吃早饭，哨兵发现敌人，阎生堂立即命令分批跳后窗突围，阎生堂刚撤出不远，敌人密集的机枪子弹把他的腿和胳膊打折，他把个人置之度外，严令回来救他的战士快撤，当敌人离他只有十几米时，他看看撤走的战士已经走远，便向自己开了一枪，壮烈牺牲，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阎王”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土地，时年二十六岁。

我的父亲曹镇

曹广善

我的父亲曹镇离开我们已五十六年了。他是被大汉奸李寿山杀害的。那时我刚十六岁。

我父亲又名曹际忠，一八九〇年出生于东沟县大孤山镇曹家堡子一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有上学念书，只是靠自学认得一些字。我父亲年青时给人家扛大活，是一个很能干的庄稼人，干活干净利索，手头很快。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伙计在一起割稗子，突然胃痛，在地头歇息了一会儿，其他伙计都割倒了很长一段稗子。我父亲胃痛好了后，就唰唰地割起稗子来。他每割完一捆稗子不是把镰刀挟在腋下或放在地上去捆稗子，而是把镰刀往空中一抛，飞快地捆好稗捆，待镰刀落下后即接住继续割下一捆稗子。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其他伙计。在一九二五年前后，我父亲与几个人合伙在大孤山街开杂货铺，后又开设《宏顺成》成衣铺，但生意都不景气，没挣到钱。后来我生母病故，我父亲与我继母结婚，就住在大孤山背阴寺我后老爷张咸常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我父亲就和一些他熟悉的人秘密联络，想方设法打日本。后来到天津去了一次，冬天回来的，带的短枪，还带着两个随从，一个姓富，一个姓蔡，都扛的大枪，还带了一些抗日军的袖标。回到家后，我父亲组织了二、三十人，白天学打